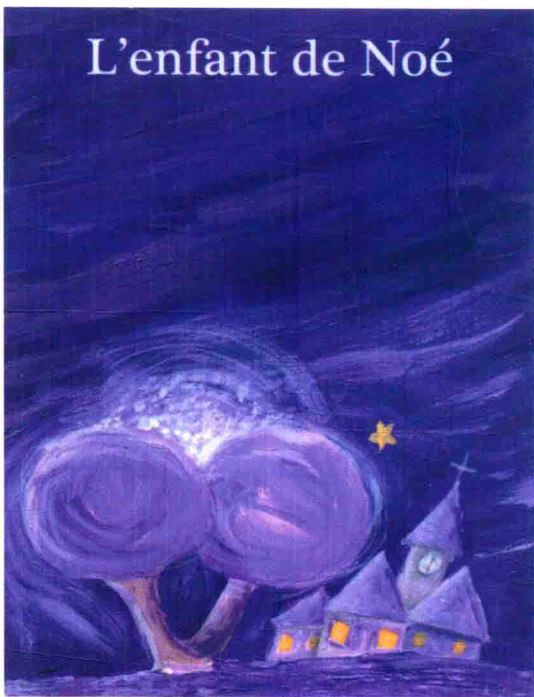


L'enfant de Noé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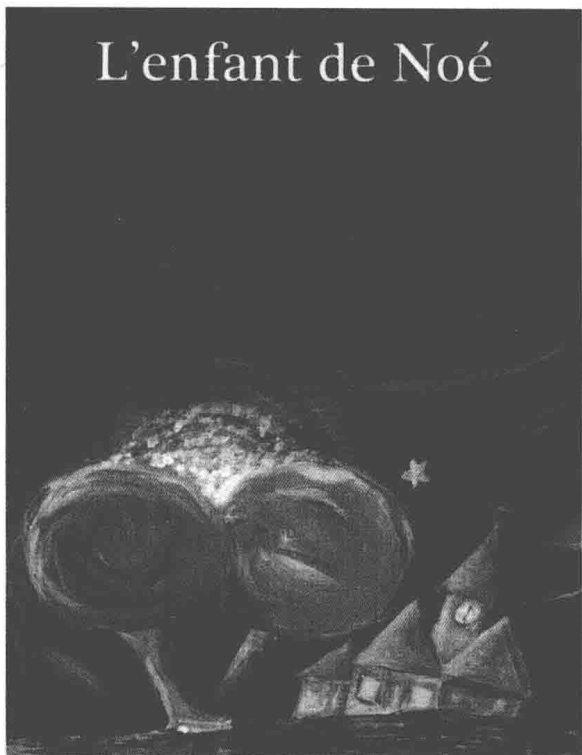


诺亚的孩子

Eric-Emmanuel Schmitt

〔法国〕埃里克-艾玛纽埃尔·施密特 著
周国强 译

L'enfant de Noé



诺亚的孩子

Eric-Emmanuel Schmitt

〔法国〕埃里克-艾玛纽埃尔·施密特 著
周国强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诺亚的孩子 / (法) 施密特著; 周国强译.

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6

ISBN 978-7-5447-6352-3

I. ①诺… II. ①施… ②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

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092693号

L'enfant de Noé by Eric-Emmanuel Schmitt

Copyright © Editions Albin Michel-Paris 2004

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© 2016

by Phoenix-Power Cultural Development Co., Ltd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10-2012-547 号

书 名 诺亚的孩子

作 者 [法国] 埃里克-艾玛纽埃尔·施密特

译 者 周国强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苑浩泰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 640×960毫米 1/16

印 张 10.75

字 数 62千字

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7-6352-3

定 价 26.00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献给我的朋友皮埃尔·佩尔穆特，
他的经历为本故事提供了
部分素材。

纪念那慕尔圣让·巴蒂斯特堂区助理
司铎安德烈神父
以及各国所有正义的人们。

我十岁那年，和一群孩子一起，每个星期天都被人叫到拍卖台上。

人家并不是要把我们搁那儿标价拍卖，只是让我们一个个从台上走过去，以找到想要我们的人。在台下的观众中既可能有我们终于从战争中回来的亲生父母，也可能有想要领养我们的夫妇。

每个星期天，我都要登上木板台，即便没被选上，也希望被认出来。

每个星期天，在黄色别墅风雨操场的顶棚下，我走上十步，让人看到我，让我能获得一个家，走十步争取不再当孤儿。拍卖台上最初

迈出的那几步不费我多大的劲儿，焦急的心情推动着我，可走到一半时，我越来越没力气，两条腿艰难地拖完剩下的那一米。最后，就像来到了跳水板边儿上，前方等着我的是空虚。比深渊更深的沉寂。那一排排的面孔、帽子、脑袋和发髻，其中该有一张嘴巴张开了，大声喊道：“我的儿子啊！”或者：“是他！我想要的是他！我领养他了！”我脚趾挛缩，身体紧张地朝向将把我救出无人照看的境地的那声呼喊，检查我曾仔细整理过的外表。

我一大早就起来，从寝室蹦进冰冷的盥洗室，用一块硬得像石头，久久不化，擦不出泡沫的绿色肥皂划破了我的皮肤。我梳理头发二十次，以肯定我的头发都已熨服。我蓝色的弥撒服肩膀处变窄了，手腕和脚踝处都短了，所以，我在它粗糙的衣料里沉肩收腹以掩饰我长大了。

等待中，我们不知道前途是欢乐还是痛苦；

我们准备一跃而下，并不知道下面接待我们的
是什么。也许会死亡？也许是一片掌声？

我那双鞋肯定不会给人好印象。两块稀烂
的纸板，破洞比材料多。用酒椰叶纤维捆扎的
张开的大口，空气流通的典范，向着寒冷、风
张开，甚至露出我的脚趾。这双烂鞋子之所以
还能扛得住雨水，是因为它们被糊上了好几层
泥巴。我不能冒着眼睁睁看到它们粉身碎骨的
危险把它们拿去刷洗。唯一还能把我的鞋看成
是鞋的征象是我还把它们穿在脚上。如果我
把它们拎在手里，肯定会有人好心好意地上来告
诉我垃圾桶在哪儿。也许我该留下平时穿的那
双木鞋？不过，黄色别墅的来宾们不可能注意
在下面的鞋子！而且，他们也不会因为鞋子不
要我！红毛雷奥纳尔不是光脚丫子被他爹妈收
回去了吗？

“你可以回饭厅去了，我的小约瑟夫。”

每个星期天，我的希望便以这句话宣告破

灭。彭斯神父暗示这一回又不行了，我该离开舞台。

向后转。走十步退场。走十步返回痛苦。走十步变回孤儿。台边上，另一个孩子已经在跺脚。胸口闷得我心疼。

“您认为我能做到吗，我的父？”

“做到什么呀，我的孩子？”

“找到我的父母。”

“父母啊！我希望你的亲生父母脱离了危险，希望他们很快就会出现。”

随着一次次毫无成效的自我展示，我竟至感到自己是有罪的。确实，是他们迟迟不来。迟迟不回来。可这难道纯属他们的错？他们还活着吗？

我十岁。三年前，我父母把我托付给了陌生人。

战争结束几个星期了。随着战争的结束，希望和幻想的时代也结束了。我们这些被隐藏

起来的孩子也该返回现实，该弄清楚，像当头棒喝似的，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家，或者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只剩下我们孤零零一个了……

这一切是在一辆有轨电车里开始的。

我和母亲坐在黄色车厢的最后面穿过布鲁塞尔，电车发出钢铁撞击的喧哗声，喷出火星。我还以为正是车顶上的这些火星给了我们速度。我坐在母亲腿上，紧贴着她的狐皮毛领，包裹在她甜甜的香水味里，以欢快的速度被抛进这座灰色的城市。我只有七岁，可我是世界的国王：臣民们，退后！让朕过去！汽车闪开了，马车手忙脚乱，行人逃跑了，只有我们的司机带着我们往前冲，我和我母亲，就像华贵的皇家马车里的一对儿。

别问我我的母亲像什么，谁能描绘太阳的

形象？温暖、力量、欢乐都来自妈妈。我记得她的作用更胜过她的外貌。我在她身边欢笑，从不会遇上什么严重的问题。

因此，德国大兵上车的时候，我依然无忧无虑。我只消扮演我哑巴儿童的角色就行，这是父母亲和我说好了的，他们害怕意第绪语暴露出我是犹太人，所以一有灰绿色军服或黑皮大衣过来，我就不许说话。那是在一九四二年，他们要求我们必须戴上黄色的星星，可我父亲作为巧手裁缝，找到办法给我们缝制了能掩盖掉星星，必要时再把它显露出来的大衣。母亲称之为我们的“流星”。

就在大兵们谈话的时候，我感到母亲的身体变僵直了，哆嗦不已。是本能反应？还是她听到话里泄露了什么机密？

她站起身，把手放在我嘴巴上，就在那一站，急急把我推下车梯。一走上人行道，我便问道：

“这儿离我们家还远着呢！干吗就下车了？”

“我们去转一转，约瑟夫。你说好吗？”

对我来说，母亲想要怎样我就愿意怎样，即使我这双七岁孩童的细腿要跟上她突然显得比平时更快捷，一冲一冲的步伐变得更艰难了。

路上，她向我建议道：

“我们去看望一位高贵的夫人，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。谁？”

“苏利伯爵夫人。”

“她有多高？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你告诉我说那是一位高贵的夫人……”

“我想说她是个贵族。”

“贵族？”

她给我解释，贵族是个出身高贵的人，一个十分古老的世家的后裔，即就他的贵族身份而言，就应该对他十分尊敬。她一边解释，一边把我带进一座豪华的私人府邸的门厅，仆人们向我们行礼。

我在那里大失所望，因为朝我们走来的女人和我想象中的不相符合：尽管出生在一个“古老的”家族，苏利伯爵夫人看上去很年轻，而且，虽说是出身“高贵”的“高贵”的夫人，她长得却不比我高多少。

她们低声交谈，语速很快，然后，母亲吻了吻我，要我在那儿一直等到她回来。

那个年轻、娇小、令我失望的伯爵夫人把我带去她的客厅，请我吃糕点、喝茶，并且为我弹奏钢琴。在一层层高高的天花板、丰富的点心和美妙的音乐前，我心甘情愿地重新考虑我的处境，并且，舒舒服服地陷进软垫沙发里，我承认她是一位“高贵的夫人”了。

她停止演奏，突然叹息一声望了望钟，然后，前额横了一道忧虑的皱褶，向我走来。

“约瑟夫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懂我要跟你说的话，然而，我们的血统禁止我们向孩子们隐瞒真相。”

如果说这是贵族间的惯例，她凭什么要把它强加于我？难道她认为我也一样是贵族？再说，我是吗？我是贵族吗？也许……干吗不？如果，像她那样，既不需要高大，也不需要苍老就能是贵族，那我就有机会了。

“约瑟夫，你和你父母遇上了重大危险。你母亲听说了要在你们那个区里实施大逮捕。她去通知你父亲和尽可能多的人。她把你托付给我，由我来保护你。我希望她能回来。就这。我真的希望她能回来。”

所以，我觉得最好不要每天都当贵族，因为，真相往往是痛苦的。

“妈妈一定会回来的。她怎么会不回来呢？”

“她有可能被警察抓走。”

“她做了什么了？”

“她什么都没做。她是……”

说到此，伯爵夫人发自胸臆地一声长叹，使项链上的珍珠互相碰撞。她双眸湿润了。

“她是什么？”我问道。

“她是犹太人。”

“这没错啊。我们家全都是犹太人。你知道，我也是。”

由于我说得没错，她吻了我的双颊。

“那你呢，夫人，你是犹太人吗？”

“不。我是比利时人。”

“和我一样。”

“是的，和你一样。还是基督教徒。”

“基督教徒，这是犹太人的对立面吗？”

“犹太人的对立面是纳粹分子。”

“他们不逮捕基督教徒？”

“不逮捕。”

“那不是当基督教徒还好些？”

“那要看在谁面前。来吧，约瑟夫，我带你去看看我家，一边等你妈妈回来。”

“啊！你很清楚她会回来的！”

苏利伯爵夫人牵着我的手，从一冲而起的

楼梯上楼欣赏花瓶、图画和盔甲。在她的卧房里，我看到有整整一面墙用衣架挂着长裙。在斯哈尔贝克^①我家里也是这样的，我们就在服装、线和料子堆里过日子。

“你和爸爸一样是裁缝吗？”

她笑了。

“不。我购买像你爸爸那样的裁缝做好的服装。他们总得是为什么人干活，是不？”

我点头赞同，可我没对伯爵夫人说，她恐怕不是在我们那儿选购的服装，因为我在爸爸那儿从来没看到过这么漂亮的成品，这些绣了花的天鹅绒、熠熠闪光的丝绸、袖口上的花边、首饰般闪烁的纽扣。

伯爵到了，伯爵夫人向他陈述了情况后，他打量了我一下。

他的形象跟贵族就接近多了。个儿高大，精明灵巧还老气横秋，不管怎么说，他那两撇

^① 比利时布鲁塞尔近郊。

小胡子使他看上去令人可敬。他从那么高的地方打量着我，使我恍然大悟，那些天花板就是为他抬高的。

“我的孩子，来和我们一块儿吃饭吧。”

嗓门是贵族的嗓门，这，我能肯定！稳重、厚实、沉闷，蜡烛光照耀下青铜雕塑像色泽的嗓音。

晚餐时，我进行了必需的礼节性谈话，尽管一心想着那个出身问题：我是贵族，或者不是？如果说苏利夫妇随时准备帮助我、接纳我，那是不是因为我和他们属于同一世系？所以，我也是贵族？

就在我们去客厅里喝橙花茶的时候，我本来可以大声提出我的问题，可是，由于怕听到否定的答复，我还是愿意在这个令我得意的问题中多待一会儿。

门铃响起来的时候，我好像睡着了。我软绵绵地躺在沙发上，看到我父母出现在门厅平